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新质战斗力与传统战斗力结合机理探析

熊承康 梁 翰 谢宗仁

引言

创新发展新质战斗力与巩固拓展传统战斗力是战斗力建设的一体两面,发展新质是方向和重点,巩固传统是前提和基础,应深刻把握两者相互作用的机理,让“结合逻辑”进入理念、形成方法、指导实践,促进“打造新的增长极”和“固强传统基本盘”的有机统一,实现统筹兼顾、协调发展。

●共生——

在辩证发展中周期迭代

新质战斗力与传统战斗力是并存于战斗力发展中的一对矛盾体,在军事技术变革牵引下发展分化,最终新质战斗力以更高的效能和维度,完成对传统战斗力辩证的否定。这一过程不是突变阶段的,而是持续渐进的,两者在对立、融合中共生发展,既是“常态”也是“长态”。当周期内新老迭代彻底完成后,上一阶段的新质战斗力转变成当前阶段的传统战斗力,而更新的战斗力形态又将孕育而生。应充分把握两者共生迭代、辩证统一的关系,促进战斗力形态向着正确方向发展转化。首先,批判性检视传统短板。突破传统战斗力的发展局限,是新质战斗力创新发展的动力与需求。强化新质战斗力建设,要坚持以批判性思维看待传统战斗力,审视传统战斗力在装备、演训和建设中新露出的堵点、盲点、落后点,进而针对性地加速发展新质力量,从中寻求解决和超越之道。其次,长远筹谋新质发展。新质战斗力发展一开始往往不成体系,呈现多点位、分散性、猝发式增长状态,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应加强未来军事变革发展趋势前瞻性评估判断,长远设计、合理优选新质力量建设路径。再次,把握新旧建设比例。在不同军兵种、领域和建设阶段,新质战斗力会有不同的发展要求,应根据各自职能特点、使命任务、发展基础、经济支撑、内外环境等,动态把握各军兵种、各领域、各建设阶段新质战斗力与传统战斗力建设比例关系。

●复合——

在战建规划中一体统筹

在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关键时期,新质力量创新运用加速推进,但传统力量整体存量巨大,需要一体规划新

质战斗力与传统战斗力的建设运用问题。应坚持新质力量与传统力量的全球统筹、全程聚合,一同规划、一体运用。首先,统筹建设资源分配。构建现代化的作战体系需要兼容并蓄,既不可能只依靠新质力量,也不可能只使用传统力量,在总体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要妥善处理协调分配问题。应加强当前现状与长远目标、现实威胁与前瞻布局、制约条件与突破可能等差异性需求统筹,在新质力量与传统力量建设之间科学确定资源投向量。其次,加强联合效能评估。同一个作战体系或同一条杀伤链路,往往嵌入新旧不同属性的战斗力要素。要加强各类力量在联合运用、多域协同中的能力值与贡献度评估,特别是在指挥控制、信息流转、行动协调等方面的性能,确保多路径、多方案、多组合对比优选,实现联合作战的最佳效能。再次,优化作战经济性能。新质战斗力发展呈现经济性的“两极分化”,一部分向“高投入+高效能”发展,如高超声速武器、大型空海作战平台等,另一部分走“低成本+大规模”路子,如“蜂群”无人机、低轨星座等。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型作战样式,作战任务规划除了注重作战效能,还应加强作战成本和保障资源计算,从经济性、确保支撑性的角度科学搭配新质力量与传统力量,确保不仅可以打出优势胜势,还能够全盘打得省、持久有支撑。

●聚优——

在能力塑造中短板叠加

在联合作战概念中,“作战能力叠加互补”“作战效能聚优释放”是应有的基本属性。新质战斗力与传统战斗力在能力结构上有着天然的不对称性,有时与其花费大量资源去弥补双方的短处,不如更加专注于运用和发展各自的长处。当体系中各个要素都把自身的长处发挥到极致时,就能产生“短板叠加”效应,形成强大合力。应充分发挥战斗力建设运用中的叠加效应,运用体系思维科学搭配组合新质战斗力与传统战斗力各自短板。首先,促进新质的“尖端化”与传统的“体系化”叠加。新质战斗力的尖端技

术领先性以及持续创新带来的“涌现效应”,可以很好地突破传统战斗力发展的“边际递减效应”;传统战斗力的力量规模和体系运行长板,可以有效抵消新质战斗力发展的不确定性风险,两者在能力上的优势叠加,有助于实现整体“聚变”效果。其次,增强新质的“颠覆性”与传统的“支撑性”叠加。新质战斗力是在思维理念和武器装备革命性突破下催生的,通过技术超越、降维打击、跨域压制等方式达成颠覆性效果,但往往缺乏持续能力输出的支撑。传统战斗力是机械化、信息化持续建设的成果,装备要素齐全、力量积累丰厚、体系结构完整、产业链路坚韧,在大规模联合作战中仍然起着支撑性作用。再次,注重传统的“正合”与新质的“奇胜”叠加。《孙子兵法》云: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战争中,传统要素力量消长大致遵从兰彻斯特方程,双方以线性的数量规模和火力优势竞争,主要用于大规模交战的正面持续对抗;新质战斗力可运用于关键性作战、拐点性时机,以突发、隐蔽和超越常规的力量、方式,破坏对手指挥中枢、通信节点、关键装备、重要设施等高价值目标,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协同——

在建设运用中区分主次

新质战斗力与传统战斗力虽然强调一体融合、协调发展,但两者并不是完全对等的关系,建设运用需要区分轻重和主次。具体孰轻孰重、谁主谁次,要根据使命任务、作战场景、装备发展等因素动态灵活确定。长远看,发展新质力量是基调是主导,但在一些特定时节、特定场景、特定任务情况下,巩固和强化传统力量也可能上升为主要矛盾。应根据不同需要突出战斗力建设运用重点,促进新旧力量的高低搭配、优化组合。首先,以使命任务定重心。使命任务服从于国家战略,随着国家战略利益不断向新兴领域延伸拓展,战斗力建设重心必然会转向新质力量。其次,以作战场景分主辅。在联合作战体系运用中,要区分作战对象、进程时节和任务场景,确定新质战斗力与传统战斗力的主用和辅助关系。比如,闪击战、速决战等通常重用新质力量,追求精确破击、聚优攻坚、快速起效;阵地战、机动战、持久战等通常主用传统力

量,主要看重其相对低成本的长期消耗能力。再次,以装备发展调结构。机械化时代,武器装备发展突出数量规模、火力密集、快速机动等优势,传统战斗力占据主导地位。信息化时代,武器装备发展更加注重平台与系统融合、系统间跨域协同,传统力量虽然仍占主导,但新质战斗力比重上升。进入智能化时代,武器装备发展催生出一型多能、模块化编组、智能自主协同等理念,新质与传统的界限趋于模糊,将根据实时任务需要灵活编组、快速转换。

●互促——

在融合交互中双向拉动

传统战斗力经过长期实践检验和发展积累,技术相对成熟、战法运用明确、力量稳定可靠,其建设路径和运用范式可为新质战斗力的迭代创新提供借鉴参考。新质战斗力汇聚了大量前沿军事科技,作战模式灵活、应用场景多样,能更好适应战争形态演变,可为传统战斗力的优化提质提供方向引导。两者在体系建设和效能发挥上深度融合、相辅相成,可形成“相互促进、双向拉动”的良性循环。首先,新质牵引传统换代升级。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为传统力量注入信息、智能等新元素,强大的网络可连接带动传统战斗力,促使其“老树发新芽”,为战斗力赋能增效。新质战斗力引领的作战样式变革,也对传统力量提出更高的联合要求,如信火一体、跨域协同、远程精打等,迫切要求传统装备通过升级改造适应新的联合作战体系。其次,传统促进新质创新应用。传统装备智能化信息化改造升级后,可助推新质战斗力迭代赋能与革新,使其突破原有生长路径与制胜机理,爆发出更强的体系效能。新质战斗力也可充分吸收传统装备的有益经验,减少凭空摸索、反复试验的试错成本,加快能力生成效率。再次,新质传统高效融合发展。充分发挥统一的网信体系支撑作用,促进新质战斗力与传统战斗力跨域联合、代际融合和人机混合。双向强化传统发展的问题导向和新质技术的创新孵化功能,全方位释放新质与传统携手发展的积极动能,确保两者高效融合、高速迭代,共同推动军队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不断提升。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战略评估咨询中心)

聚焦新质战斗力

群策集

强大高效的国防动员能力是赢得未来战争的重要保证。当前,新兴领域已成为国际竞争的前沿阵地和捍卫国家安全的关键战场。提升新兴领域国防动员能力,应该按照体系作战需求,以高效敏捷保战为牵引,通过思维前瞻化、体系融合化、体制顺畅化、建用模块化、装备常态化等方法,将平战转换、快速动员、支前保障能力进行有机融合,提高新兴领域高效、顺畅、精确、系统的一体化国防动员能力。

更新观念理念,主动培育思维力。深刻把握未来战争发展大势,聚焦新兴领域主动学习、研究和探索,将新兴领域国防动员新理念、新方法纳入地方党委政府和省军区系统党委中心组学习计划,纳入军队各级党员干部学习培训计划。聚焦新兴领域积极探索优化国防动员理论研究方法,主动更新头脑、转变观念、升级思维,通过全方位、全领域学习宣传,进一步强化国防动员法治化、新质化、精准化发展意识,培育新观念新理念,厚实科技认知力、创新力和运用力,促进生产力和战斗力同步提升。

优化体系布局,高效转化生产力。针对新兴领域产业链条多域联动、产业联动的特点,加强顶层产业动员整体设计谋划,转变传统属地动员、概略动员模式,让新兴领域国防动员融入区域产业布局。加强国防体系与经济社会体系的一体化统筹建设,在专利使用、标准制定、产品设计、产能布局等方面打破行业壁垒和区域限制,形成相互开放、互联互通的动员链、供应链,构建广域布势、科技赋能的国防动员体系布局。采取政府宏观调控、市场合理配置资源、企业广泛参与等方式,促进高人才和技术成果有机整合并向战转化,推动国防动员向多域、聚合、精敏转型,形成新域动员生态,把新质生产力有效转化为新质战斗力。

完善体制机制,充分释放支撑力。在搞好顶层设计、统筹新兴领域国防动员各方关系的基础上,强化行业领域主管部门职能,推动新兴领域国防动员的组织实施由“以任务为中心”向“以程序为中心”转变,贯通新兴产业动员“链条”,推动重点区域、重点产业和新兴领域各类资源有效转化运用。遵循体系支撑能力形成的客观规律,按照有利于培育新兴领域动员潜力的要求,调整经费保障和激励机制,完善一体动员保障机制;按照有利于新兴领域能力转化为体系作战支撑实力的要求,建立动员指挥关系,完善社会动员管理体制,让市场在新兴领域支撑力生成和配置中发挥更大作用。

创新训练模式,加快提升战斗力。深刻把握未来战争发展趋势,遵循联合作战的制胜机理,积极推动国防动员力量向新兴领域拓展、向新质力量聚焦,推进国防动员力量编建由

提升新兴领域国防动员能力

程玉彦

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坚持建用并举,精准评估新兴领域为战参战价值,把未来作战需要的新域新质潜力资源尽可能编入国防动员力量。坚持一体建用,在属地编组、本地运用基础上,创新跨域编建、模块组合、统筹使用的方法路子,既要编建新型人才,更要成套预征预编新质装备,实现聚优精准建用。

强化战备状态,着力锤炼行动力。精准对接部队需求,坚持数字化运用,整合云端网络、聚合数据算力,探索建立基于“动员云”的一体化、分布式动员平台,系统集成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新科技成果资源库,构建上下贯通各层级、横向联通各领域的国防动员指挥信息系统。优化新质力量训练手段,“依岗训、对口训、挂钩训”作为基本组训方式,探索新型训考办法,大力推进练兵方式向网络化、仿真化转型,深研新质战法,不断提升国防动员力量遂行任务能力。

善于“竖起耳朵”作决策

彭 超

挑灯看剑

粟裕同志被誉为“常胜将军”,在他指挥的战役战斗中,“几乎没有大的错误”。有人问他是如何做到的?粟裕回答:“不吃败仗,就得竖起耳朵,听各级指挥员的意见。”孟良崮战役发起前,粟裕在征求作战意见时,常对大家说,“我的不一定正确”“请再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正是善于倾听和吸纳大家的意见,遇事沉着冷静,谋定而后动,粟裕打了很多“神仙仗”。

有人说,决策是一场孤独的冒险。因为对各级指挥员来说,一旦定错战斗方向、下错作战决心,就可能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影响乃至决定一场战争的结局。而“竖起耳朵”,广泛地听取、吸纳官兵的意见,可以使指挥员更加全面地知彼知己,确保作战计划更加细致,作战部署更加周密,作战决策更加科学。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广大基层官兵身处一线,对各项决策部署感知最直接、感受最真切,对敌克敌制胜也往往有着丰富想法和独到见解。战场上,决定各种决策建议高下优劣的,往往不是它们的相同点,而是它们的不同点,而正确的意见、最优的方案很可能就蕴藏于这些与众不同的观点里。所以,高明的指挥员在进行决策时,总是保持谦虚谨慎、求真务实的态度,想方设法听取不同的声音。

1946年12月11日,萧劲光同志在七道江会议决定南满根据地“去”与“留”的关键问题上,没有武断下结论,

而是鼓励大家把意见都说出来,形成了“建设性争论”的氛围。13日,面对十分紧张的外部形势,赶来参会的陈云同志依然坚持让大家各抒己见,虚心听取各方面意见后,最终作出了留在南满的决定。这一决定,不仅成功粉碎了敌人的企图,还为后续战局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当然,指挥员在“竖起耳朵”、耐心倾听的同时,还要善于独立思考。二战中,艾森豪威尔在拟制诺曼底登陆计划时,参谋长史密斯建议派两个空降师至瑟堡半岛。而盟军空中顾问、英国空军司令马洛里则强烈反对这一空降行动,认为德军必定在瑟堡构筑强大的防空工事。面对两种意见相左的争论,艾森豪威尔经过权衡利弊,最终采纳了参谋长史密斯的意见,实战证明收到了奇效。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一个人的才华再横溢、思维再缜密,也不可能通晓一切,做到时时、事事、处处高人一筹。如果偏执地认为自己的经验始终是管用的,自己的意见永远是正确的,不善于“竖起耳朵”,听不得不同声音,很有可能犯经验主义、主观主义的错误。“竖起耳朵”作决策的过程,其实也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过程。作为指挥员,既要让官兵畅所欲言、言无不尽,还要具备精通各专业的复合型知识结构和复合型才能,在认真汲取官兵智慧的同时,善于去繁、善于断于疾,创造性地进行优化决策,避免在众说纷纭之中无所适从。如此,方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官兵积极性,上下同心出谋划策,为制胜战场奠定基础。

前瞻智能化作战力量体系

张全礼 董 伟 黄永刚

前沿探索

智能化作战中,遂行作战任务的作战人员、武器装备和组织体制三个关键要素依然必不可少,但三者会迎来“破”与“立”的重塑,以新的面貌亮相未来战场。

“机能增强、体智俱佳”的作战人员。未来智能化作战中,作战人员依然发挥着主导作用。无论是智能化作战理论的创新,还是智能化武器装备的研发,抑或是对智能化作战的控制,都离不开人的智慧才能。但是,作战人员的角色、能力等都发生了颠覆性变化,“智士”“超人”“类人”将成为主体步入战场。其一,由“战士”转变为“智士”。智能化战争更加强调对敌方作战中枢乃至作战体系的有效控制,作战人员作为“战士”角色面对直接对抗的成分越来越少,离战场的直接距离越来越远,但作为“智士”监视、控制作战行动的成分越来越多,与整个作战体系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智士”们主要分布在各类控制中心,通过远程监控系统实时掌控某一作战单元乃至整个作战体系的对抗态势,根据需要及时调整更新系统内的

智能算法、运行规则等,快速生成调控指令,从而精准控制作战行动和战争态势的发展走向。其二,由“常人”转变为“超人”。智能化作战强度高、节奏快、持久连续的特征愈发显著,“常人”受生理极限限制,体能、智能等难以满足作战需求,借助机能改良等颠覆性技术,“改造”的“超人”应运而生。比如,通过外骨骼机械等增强人的机动和负载能力,使人的综合能力在特定时期、特殊环境中远超“常人”水平,赢得对抗优势。其三,由“人类”转变为“类人”。随着武器装备杀伤力越来越大,人类在战争中面临的风险也越来越大。于是,人类希望将危险的任务交给“类人”机器人,既减少战争带来的风险,又有助于将战争控制在一定烈度之内。因此,未来战争中“类人”机器人将不可避免地投入战场,成为遍布各个角落、担负各类任务的直接作战主体。

“末端智能、模块组合”的武器装备。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深入应用,智能化武器装备体系不断发展完善,呈现出新的特征。一是武器装备类型体系化。智能化战争形态下的武器装备体系,需要聚焦智能化作战能力需求,精准规划设计与之相匹配的武器装备类型,确保涵盖作战体系各

要素,且相互之间高度融合,以实现作战体系效能的倍增。二是武器装备单元智能化。智能化作战中,体系末端武器装备单元均实现了智能化。在网络信息系统的支撑下,自下而上的每个构成单元都是一个智能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自主应对瞬息万变的战场态势,从而极大提升了整个作战体系的智能化程度和快速反应能力。三是武器装备功能模块化。智能化作战武器装备体系需要不断优化调整自身的功能构成,以应对战场态势的快速变化。这就需要各类武器装备不断调整组合方式,其功能的模块化利于各模块之间相互耦合,做到即插即用,提高融合度。四是武器装备载体一体化。智能化武器装备体系中的载体,按照不同战场空间的特点,每一维空间内统一划分微型、小型、中型、大型四种成熟可靠的机动载体,供各类武器功能模块搭载。这样既有利于快速更换武器装备功能模块,又有利于整个智能化装备体系的协调一致行动;既有利于提升武器装备的研发效率,又有利于提高作战过程中后勤和装备的保障效能。

“打破阻隔、融合开放”的组织体制。智能化作战中,围绕体系之间的对抗强度和广度不断加大,聚焦形成开

放、融合、灵活的作战体系,愈发成为智能化作战组织体制构建的关键所在。首先,层次趋于模糊。人们通常依据作战力量规模将战争区分为战略、战役、战术三个层次,为便于组织筹划作战,作战力量组织体制也在架构设计时与此相对应。智能化作战体系中各要素、分系统之间的关联度强,即使小规模对抗行动的失利,也有可能造成一个阶段的被动,甚至整个作战的失败,战略、战役、战术三者之间的界限将越来越模糊。其次,军种高度融合。人们通常按照主要作战空间、武器装备和使命任务,将作战力量分为陆、海、空等不同军种,以便于实施高效的作战指挥。但随着智能化武器装备的载体按照机动空间逐渐统一化,且各作战单元多维立体作战能力的增强,未来智能化作战体系将会由模块化作战力量单元构成,各单元担负不同功能,借助网络信息系统融为一体、军种区分亦随之淡化。再次,职能划分精准。智能化作战中,作战力量体系采取模块化编组,并把各功能模块细化量化,供作战体系按需调用。作战时可根据作战对手、战场环境等战场对抗综合态势,借助智能系统精准计算、科学选择、优化组合,快速构建与之相匹配的作战力量体系。